

第一卷

耿云志 李国彤 编

胡适传记作品全编

东方出版中心



胡适传记作品全编

东方出版中心

说 明

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批准,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知识出版社(沪),自1996年1月1日起,更名为东方出版中心。

胡适传记作品全编·第二卷

耿云志 李国彤 编

出版: 东方出版中心
(上海仙霞路335号 邮编200336)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印张: 16
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字数: 365千字 插页2
印刷: 昆山市亭林印刷总厂 版次: 1999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80627-354-9/K·39

定价: 24.00元

内 容 提 要

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胡适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其学术成就涉及哲学、历史、文学、教育等众多方面。胡适是现代传记的倡导者和重要实践者,一生写过的传记作品以 120 万字以上,它们综合体现了他在各个领域的成就,对传记文学发展和中国文化史研究产生过较大影响。《胡适传记作品全编》几乎收入了他的传记作品的所有文字,是读者了解胡适及中外文化史上一些有意义的人物和事件的重要参考读本。

《胡适传记作品全编》共四卷,本书为第二卷,收入了有影响的思想家、教育家的传记二十余篇,包括《章实斋先生年谱》、《科学的古史学家崔述》和《戴东原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等,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文献价值。

目

录

章实斋先生年谱.....	1
附：更正《章实斋年谱》的错误	105
王若虚年谱.....	108
科学的古史家崔述.....	111
崔东壁遗书序.....	152
记李觏的学说——一个不曾得君行道的 王安石	160
戴东原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位置	179
戴东原在四库馆的经过年表	185
戴震对江永的始终敬礼	201
再记东原对江慎修的敬礼	206
费经虞与费密——清学的两个先驱者	209
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	248

菏泽大师神会传	299
坛经考之一——跋《曹溪大师别传》	341
记辜鸿铭	350
颜李学派的程廷祚	356
述陆贾的思想	399
林颐山	411
赵一清的生卒年	413
李翱的生卒年岁	416
范缜萧琛范云的年岁	419
考范缜发表《神灭论》在梁天监六年	423
傅孟真先生的思想	428
注《汉书》的薛徽	437
邵雍	473
邵雍的哲学	479
李塨年表	489
孔子	493

章实斋先生年谱*

序

我做《章实斋年谱》的动机，起于民国九年冬天读日本内藤虎次郎编的《章实斋先生年谱》（《支那学》卷一，第三至第四号）。我那时正觉得，章实斋这一位专讲史学的人，不应该死了一百二十年还没有人给他做一篇详实的传。《文献征存录》里确有几行小传，但把他的姓改成了张字！所以《著献类征》里只有张学诚，而没有章学诚！谭献确曾给他做了一篇传，但谭献的文章既不大通，见解更不高明：他只懂得章实斋的课蒙论！因此，我那时很替章实斋抱不平。他生平眼高一世，瞧不起那班“襞绩补苴”的汉学家；他想不到，那班“襞绩补苴”的汉学家的权威竟能使他的著作迟至一百二十年后方才有完全见天日的机会，竟能使他

* 写于 1921 年。商务印书馆 1922 年初版，此据 1931 年商务版姚名达补订重印本。

的生平事迹埋没了一百二十年无人知道。这真是王安石说的“世间祸故不可忽，簗中死尸能报仇”了。

最可使我们惭愧的，是第一次作《章实斋年谱》的乃是一位外国的学者。我读了内藤先生作的《年谱》，知道他藏有一部抄本《章氏遗书》十八册，又承我的朋友青木正儿先生替我把这部《遗书》的目录全抄了寄来。那时我本想设法借抄这部《遗书》，忽然听说浙江图书馆已把一部抄本的《章氏遗书》排印出来了。我把这部《遗书》读完之后，知道内藤先生用的年谱材料大概都在这书里面，我就随时在《内藤谱》上注出每条的出处。有时偶然校出《内藤谱》的遗漏处，或错误处，我也随手注在上面。我那时不过想做一部《内藤谱》的“疏证”。后来我又在别处找出一些材料，我也附记在一处。批注太多了，原书竟写不下了，我不得不另想一个法子，另作一本新年谱。这便是我作这部年谱的缘起。

民国十年春间，我病在家里，没有事做，又把《章氏遗书》细看一遍。这时候我才真正了解章实斋的学问与见解。我觉得《遗书》的编次太杂乱了，不容易看出他的思想的条理层次；《内藤谱》又太简略了，只有一些琐碎的事实，不能表现他的思想学说变迁沿革的次序。我是最爱看年谱的，因为我认定年谱乃是中国传记体的一大进化。最好的年谱，如王懋竑的《朱子年谱》，如钱德洪等的《王阳明先生年谱》，可算是中国最高等的传记。若年谱单记事实，而不能叙思想的渊源沿革，那就没有什么大价值了。因此，我决计做一部详细的《章实斋年谱》，不但要记载他的一生事迹，还要写出他的学问思想的历史。这个决心就使我这部《年谱》比《内藤谱》加多几十倍了。

我这部《年谱》，虽然沿用向来年谱的体裁，但有几点，颇可以算是新的体例。第一，我把章实斋的著作，凡可以表示他的思想主张的变迁沿革的，都择要摘录，分年编入。摘录的工夫，很

不容易。有时于长篇之中，仅取一两段；有时一段之中，仅取重要的或精采的几句。凡删节之处，皆用“……”表出。删存的句子，又须上下贯穿，自成片段。这一番工夫，很费了一点苦心。第二，实斋批评同时的几个大师，如戴震、汪中、袁枚等，有很公平的话，也有很错误的话。我把这些批评，都摘要抄出，记在这几个人死的一年。这种批评，不但可以考见实斋个人的见地，又可以作当时思想史的材料。第三，向来的传记，往往只说本人的好处，不说他的坏处；我这部《年谱》，不但说他的长处，还常常指出他的短处。例如他批评汪中的话，有许多话是不对的，我也老实指出他的错误。我不敢说我的评判都不错，但这种批评的方法，也许能替《年谱》开一个创例。

章实斋的著作，现在虽然渐渐出来了，但散失的还不少。我最抱歉的是没有见着他的《庚辛之间亡友传》。《年谱》付印后，我才知道刘翰怡先生有此书；刘先生现在刻的《章氏遗书》，此书列入第十九卷，刻成之后，定可使我们添许多作传的材料。刘先生藏的《章氏遗书》中还有《永清县志》二十五篇，《和州志》（不全）三卷，我都没有见过。我希望刘先生刻成全书时，我还有机会用他的新材料补入这部《年谱》。

章实斋最能赏识年谱的重要。他在他的《韩柳二先生年谱书后》说：

文人之有年谱，前此所无。宋人为之，颇觉有补于知人论世之学，不仅区区考一人文集已也。盖文章乃立言之事；言当各以其时。同一言也，而先后有异，则是非得失，霄壤相悬。……前人未知以文为史之义，故法度不具，必待好学深思之士，探索讨论，竭尽心力，而后乃能仿佛其始末焉。然犹不能不阙所疑也。其穿凿附会，与夫卤莽而失实者，则

又不可胜计也。文集记传之体，官阶姓氏，岁月时务，明可证据，犹不能无参差失实之弊。若夫诗人寄托，诸子寓言，本无典据明文，而欲千百年后，历谱年月，考求时事，与推作者之意，岂不难哉？故凡立言之士，必著撰述岁月，以备后人之考证；而刊传前达文字，慎勿轻削题注，与夫题跋评论之附见者，以使后人得而考镜焉。……前人已误，不容复追。后人继作，不可不致意于斯也。

照他这话看来，他的著作应该是每篇都有撰述的年月的了。不幸现在所传他的著作只有极少数是有年月可考的；道光时的刻本《文史通义》已没有著作的年月了。杭州排印本《遗书》与内藤藏本目录也都没有年月。这是一件最大的憾事。“前人已误，不容复追。后人继作，不可不致意于斯也”。谁料说这话的人自己的著作也不能免去这一件“大错”呢？我编这部《年谱》时，凡著作有年月可考的，都分年编注；那些没有年月的，如有旁证可考，也都编入。那些全无可考的，我只好阙疑了。

我这部小书的编成，很得了许多认得或不认得的朋友的帮助。我感谢内藤先生的《年谱》底本，感谢青木先生的帮助，感谢浙江图书馆馆长龚宝铨先生抄赠的集外遗文，感谢马夷初先生借我的抄本遗文，感谢孙星如先生的校读。

十一,一,二十一,在上海大东旅社

先生名学诚，字实斋，号少岩，原名文教。生长于清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据《偶山章氏家乘》）。章氏始祖仔钧，五代时起家于福建浦城。北宋末，章琼移居浙江山阴。南宋光宗、宁宗间，章彦武（文叔）再迁，始居会稽偶山南之道墟。（《章氏遗书》）

的《神堂神主议》、《乐野先生家传》、《章氏后宅分祠碑》及《章氏家乘》，《章大来后甲集》下，页二十七。）

到清乾隆时，道墟章氏已有万余人。人多，地瘦，种稻不足以自给，所以就有种木棉，酿酒，做师爷三种职业。那地方上的人大都明锐而疏达，做事业往往有所成就（《乐野先生家传》、《汪泰岩传》）。实斋先生的曾祖子正，祖君信，都住在道墟。君信先生，名如璋，是候选经历。配易氏，继配沈氏。“惇行隐德，望于乡党；尤嗜史学。晚岁闭关却扫，终日不见一人。取司马《通鉴》，往复天道人事，而于‘惠迪从逆吉凶’所以影响之故，津津益有味乎其言。”（《刻太上感应篇书后》及《仲贤公三世像记》，《家乘》卷一，页四十八，《朱筠笥河集》、《祭史孺人文》。）

父名镳，字骥衡，亦曰双渠，号励堂，又号岩旃。乾隆丙辰举人，壬戌进士；辛未官湖北应城知县。丙子罢官，贫不能归，仍居应城。戊子卒（《家乘》卷二，页九二，《冯孟亭奉硯图记》）。先生自述云：“先君子少孤，先祖遗书散失，家贫不能购书，则借读于人，随时手笔记录，孜孜不倦。晚年汇所札记，殆盈百帙。尝得《郑氏江表志》及五季十国时杂史数种，欲抄存之；嫌其文体破碎，随笔删润，文省而意义更周。仍其原名，加题为章氏别本。……又喜习书，缮五经文作方寸楷法。尤喜《毛诗》、《小戴记》，凡写数本，手不知疲。尝恨为此二事所牵，不得专意札录所未见书。每还人所借，有札未竟者，怅怅如有所失。盖好且勤也如是。”（《渝云山房乙卯藏书目录》）又《两浙輶轩录》卷二十二章镳诗注载先生所作行述云：“……先人读书，不为名声。为古文辞，镵刻峭削。病唐宋野史小说传记足辅正史而文多芜漫，因以意节之，抄《江表志》、《五国故事》、《南唐马书》、《北梦琐言》，凡十数种。诗则唐体多于古风，遗命勿轻示人。……”

在先生生前三四十年，骥衡先生迁居绍兴府城（即会稽县

城)南门内善发衡水。(《家谱》及《神堂神主议》、《仲贤公三世像记》)(按《三世像记》云：“先世自道墟迁居府城，盖百年矣。”当是算至作文这年，这年先生已五十八岁了。)

母史氏，赠朝议大夫颍州府知府史义遵之第九女，会稽人(《史府君铭》，《家谱》。参考《朱集》、《祭史孺人文》)。适按，内藤虎次郎《章实斋年谱》云：“母史氏，会稽人，耐思之第九女。”此因误读朱筠《祭史孺人》文中“姊迁其言，父曰耐思”二句而误。耐思非人名也。

先生无伯叔，有一姑，适杜鉴渭。(《丁太孺人家庆图题词》)

先生无兄弟，有一姊，适山阴夏同，后来同侨湖北(《杜燮均家传》)；妹妹很多，难详。

乾隆三年，戊午(西历一七三八)。先生生。(《任幼植别传》)

前一年，丁巳，先生之父襄衡先生会试下第，寓从子垣业(允功)家(《从嫂荀孺人行实》)。大约旋即回绍兴。

是年，先生之友人任大椿(幼植)生于兴化(《任别传》)。是年先生之师朱筠(竹君，筠河)已十岁。同时名人，袁枚(子才)已二十三岁，钱大昕(晓征，辛楣)已十一岁，戴震(东原)已十六岁。浙东前辈，万经(贞一)已八十岁，全祖望(绍衣，谢山)已三十四岁。

乾隆四年，己未(一七三九)。先生二岁。

二三岁时，从叔衡一常携向邻店朱叟索酒，日以为常。(《十叔父八十序》)故先生长而善饮。

这年七月，清廷修《明史》告成，学风一变而矜尚“四书”文艺了。(《东华录》，《叶鹤涂文集序》。)

乾隆五年，庚申(一七四〇)。先生三岁。

这年，崔述生于大名，赵翼生于阳湖。

清廷修《大清一统志》成。(志序)

乾隆六年,辛酉(一七四一)。先生四岁。

这年,万经卒,年八十。

乾隆七年,壬戌(一七四二)。先生五岁。

先生之父骥衡先生(镳)成进士。(《朱笥河集》、《祭章母史孺人文》)

自此以后十年间,骥衡先生居乡,以教授为生。(《朱集》。
原文云,“壬戌罢归,十年教授”。)

乾隆八年,癸亥(一七四三)。先生六岁。

友人余姚邵晋涵(与桐,二云)生。

乾隆九年,甲子(一七四四)。先生七岁。

朱筠《祭章学诚之母史孺人文》云:“自幼诫之,自《百家姓》。”

先生自言,“幼多病,一岁中……大约无两月功。资质椎鲁。日诵方百余言,辄复病作中止”。(《与族孙汝楠书》)

汪中(容甫)生,姚鼐(姬传)生。明年,友人武德(虚谷)生;又明年,友人洪亮吉(稚存)生。清廷诏纂《续通考》、《皇通考》。

乾隆十六年,辛未(一七五一)。先生十四岁。

从同县王浩学,读书于中表杜秉和(燮均)家之凌风书屋。王先生勤学古处,迂阔不习世事。学徒七八人,王先生常挞人,杜君受挞最多,甚至伤顶门,几死;后创愈而顶肉骨隆起,不复平。其酷可想!(《杜燮均家传》,《丁太孺人家庆题辞》。)

是年先生与俞夫人结婚。四子书尚未卒业。(《与族孙汝楠书》,《章氏家谱》。)

是年骥衡先生谒选,得官应城知县(《李清臣哀辞》,《荀孺人行实》)。先生从父至应城。(《仲贤公三世像记》。)

乾隆十七年,壬申(一七五二)。先生十五岁。

乾隆十八年，癸酉（一七五三）。先生十六岁。

十五六时，在应城官舍。童心未歇。宾客皆为其父忧无后。

知识渐通，好泛览。骧衡先生以业患不精，屏诸书令勿阅。先生嗜好初入，不忍割置，辄彷徨者久之。

癸酉，父延江夏生员柯绍庚（公望）课先生以经义。先生不肯为应举文，好为诗赋而不得其似。心无张主，却不甘与俗学伍。质虽駸滯，而识趣则不离纸笔，性情已近史学。尝取《左传》删节事实，其父见之，乃谓编年之书仍用编年删节，无所取裁，曷用纪传之体分其所合？先生始力究纪传之史。又因官舍无他书得见，乃密从其妻乞簪珥，易纸笔，假手在官胥吏，日夜抄录《春秋内外传》及衰周战国子史，辄复以意区分，编为纪表志传，凡百余卷，名曰《东周书》。经营凡三年，卒未成书。后为馆师所觉，被责，遂中废。那时常自命史才，大言不逊。然于文字承用转辞助语，犹未尝一得当。柯先生慨然悔曰：“文无今古，期于通也。时文不通，诗古文辞又安能通耶？”先生仍不信其言，柯甚以为恨。

官舍多暇日，宾客过从，见先生所为，渐多违心称誉者，先生心益乐之。春秋佳日，联骑出游，归必有记，同人相与贸贸叹赏。其事多绝可笑者。然先生嗜好初未入俗也。

当时学风仍尚时文，先生犹得闻老生宿儒自尊所业，至目通经服古为杂学，诗古文辞为杂作。士不通四书文，不得为通人。

（以上综合《柯先生传》、《家书三》、《家书六》、《与族孙汝楠论学书》、《跋甲乙剩稿》、《叶鹤涂文集序》、《又答沈枫墀论学书》）

乾隆十九年，甲戌（一七五四）。先生十七岁。

秋冬之间，购得朱崇沐校刊《韩文考异》。塾师于举业外，禁不得阅他书；先生得此集，匿藏箧笥，灯窗辄窃观之。尚不尽解，

但爱好不忍释手。((朱崇沐刊韩文考异书后))

是年戴震始入北京。((戴年谱))

明年，全祖望卒，年五十一。((鲒埼亭集·年谱))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一七五六)。先生十九岁。

襄衡先生罢官。朱筠《祭史孺人文》云：

辛未，夫仕湖北应城，不枉民狱，不憾警兵。夫人坐相，
谐讽则中。……撙节日食，室械一椟；余金投隙，曰吾养福。
丙子夫罢，代者苛责；发千金偿，识远巾帼！曰“妾知君，无
我负人。……君一毡来，以一毡去；赋归去来，藏此有故”。
罢仍居县，不殊官时；昔不知粝，今精不知。((《笥河集》十
六))

这一节可考见先生的父母在应城时情状。《李清臣哀辞》云：“丙子，先子罢县，贫不能归，侨家故治，又十许年。”又《行述》云：“先人……以疑狱失轻免官，窭甚，久不能归，士民亲附如家人。身后徙家京师，旧治士商至京师者，必访奠故令君旅殡，执土物通问，再世不绝。”((《两浙𬨎轩录》卷二十二引))

又《家书三》云：“祖父尝辨《史记索隐》谓‘十二本纪法十二月，十表法十干’诸语，斥其支离附会。吾时年未弱冠，即觉邓氏《函史》上下篇卷分配阴阳老少为非，特未能遽笔为说耳。”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一七五七)。先生二十岁。

购得吴注《庾开府集》。有“春水望桃花”句，吴注引“月令章句”云：“三月，桃花水下。”先生之父抹去其注，而评于下曰：“望桃花于春水之中，神思何其绵邈！”先生彼时便觉有会。回视吴注，意味索然矣。自后观书，遂能别出意见，不为训诂牢笼。虽时有卤莽之弊，而古人大体乃实有所窥。((《家书三》))

先生自言：“二十岁以前，性绝寡滞。读书日不过三二百言，犹不能久识。为文字，虚字多不当理，廿一二岁，骎骎向长。纵览群书，于经训未见领会，而史部之书乍接于目，便似夙所攻习者；其中利病得失，随口能举，举而辄当。……乃知吾之廿岁后与廿岁前，不类出于一人，自是吾所独异。”（《家书六》）

乾隆二十三年，戊寅（一七五八）。先生二十一岁。

乾隆二十四年，己卯（一七五九）。先生二十二岁。

此两年襄衡先生主讲天门。（《元则公又昌公二代合传》）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一七六〇）。先生二十三岁。

始出游，道访陈执无于汜水县署，款留旬日。至北京，应顺天乡试，主从兄垣业（允功）南城之寓。是时道墟章氏居京师者不下百家，独族孙文钦，守一，及文钦族侄汝楠颇好学，可与论文，欢然若兄弟。其后剧谈养气炼识之旨，有“学者只患读书太易，作文太工，义理太贯”之说。（《从嫂荀孺人行实》、《跋陈西峰圭菘吟》、《章氏二女小传》、《滕县典史任君家传》、《童孺人家传》、《与族孙汝楠论学书》）（但《童孺人家传》云：“乾隆二十五年壬午”，壬午误。）

自庚辰至辛巳，襄衡先生主讲应城讲席。（《李清臣哀辞》）
（《家谱》亦云：“去任后，邑人聘留主讲书院。”）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一七六一）。先生二十四岁。

先生自言，“廿三四时所记者，今虽亡矣，然论诸史于纪表志传之外，更当立图；列传于‘儒林’、‘文苑’之外，更当立‘史官传’：此皆当日之旧论也。”（《家书六》）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一七六二）。先生二十五岁。

是年还会稽（《杜燮均家传》、《丁太孺人家庆题辞》）。不久，又北上应顺天乡试。道出山东，访族婿任肇元于滕县。（《任君家传》）

冬，始肄业于国子监内舍。意气落落，不可一世，不知人世之艰。试其艺于学官，辄置下等。每大比科集，试至三四百人，所斥落者仅五七，而先生每在五七人中。祭酒以下不先生齿，同舍诸生视先生若无物，每课榜出，先生往觇甲乙，皂隶必旁睨笑曰：“是公亦来问甲乙邪！”而以先生意，视祭酒以下，亦茫茫不知为何许人也。（《庚辛之间亡友传》、《甄青圃六十序》）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一七六三）。先生二十六岁。

肄业国子监（《甄鸿斋家传》）。二月，始识曾慎（麓亭），并因以识甄松年（青圃），皆相知契。是时学力未充，所言大抵鲜所征引。本其意识所达，则亦与后有不甚远者。慎辄为之首肯，且箴以稍洽于时。（《庚辛之间亡友传》、《甄鸿斋家传》）

夏，给假出都，省亲湖北，索处蒲骚侨寓。（《题壬癸尺牍》、《庚辛之间亡友传》）

壬午癸未两年中，先生与同志往反论文，函稿《烂然盈箧笥》，九月朔，辑为一卷，曰《壬癸尺牍》。（题《壬癸尺牍》。此书不存。《与甄秀才论修志》二书，《论文选》二书，当是这里面的残存者。）

九月，游陕西（同上）。《遗书》卷十九有《碑洞》、《杨太尉墓》、《望西岳》等诗，当是此行所作。《祭汉太尉杨伯起先生文》则自题癸未九月。此行目的不详，似旋即返湖北。

是年，戴震作《原善》成。（《戴年谱》）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一七六四）。先生二十七岁。

襄衡先生主湖北天门县讲席。（《李清臣哀辞》）

是年冬杪，天门知县胡君议修县志，先生为作《修志十议》。十议者：一议职掌，二议考证，三议征信，四议征文，五议传例，六议书法，七议援引，八议裁制，九议标题，十议外编（《通义》外篇三）。十议之中，征信一条注重核实，征文一条主张“一仿班志刘